

目 录

- 引 言/1
- 一、孟浩然的生平/2
- 二、孟浩然的思想/18
- 三、孟浩然的诗歌创作/30
- 四、王维的生平经历/48
- 五、王维的思想/66
- 六、王维诗歌的艺术成就/79

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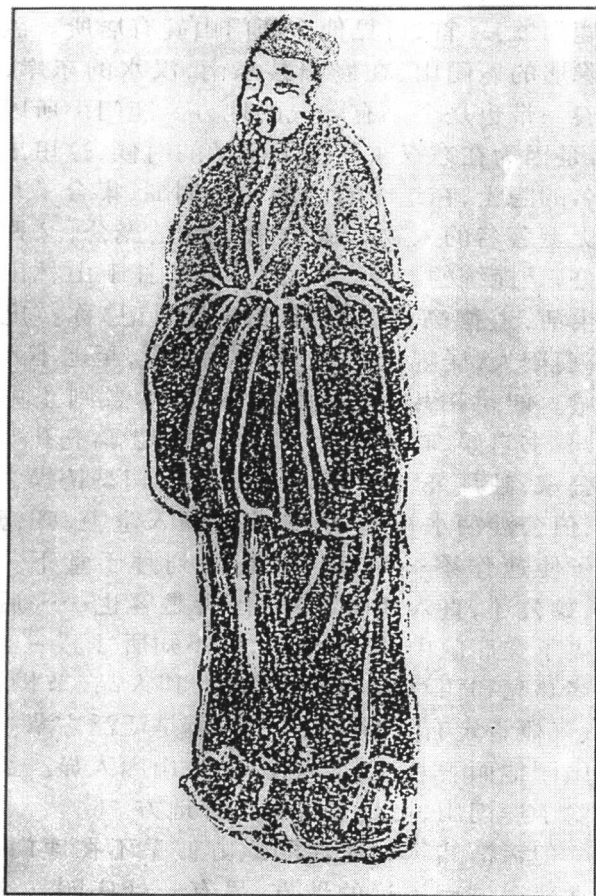
中国是诗的国度。在诗歌的百花园里,有一朵令人留连的鲜花,这就是在魏晋南北朝发生发展,而在盛唐时期达于顶峰的山水田园诗派。这一诗派在顶峰时期,出现了两位著名诗人,他们的创作成就代表了唐代山水田园诗的最高水平,将中国山水田园的题材作了极大的扩展,并在山水田园的咏歌中,把自己和具有时代特征的思想融入,在诗歌的艺术成就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风格独特而多样,给中国诗歌创作特别是唐代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极重要的艺术经验,对于形成中国诗歌创作的民族特色,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就是人们常常会想到诵到的孟浩然和王维。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又被人们称为王孟诗派,不是没有缘由的。为了帮助那些想了解唐诗的丰富多彩并进而了解中国的诗歌流派特别是山水田园诗派情况及发展的读者更好地了解他们想要了解的内容,我们在这里就向读者介绍孟浩然、王维的生平、思想、诗歌创作。

一、孟浩然的生平

孟浩然(689—740),唐襄州襄阳(今湖北省襄樊市)人。在盛唐的著名诗人中,孟浩然的年代是很早的。关于孟浩然的家世和生平,《旧唐书·文苑传》和《新唐书·艺文传》虽有记述,却都很为简略。唐王士源在孟浩然去世之后,曾收集其诗文编为《孟浩然集》,集前写了一篇序文,对孟浩然的生平做了较为具体的叙说。元朝人辛文房根据一些有关的笔记,作《唐才子传》,也为孟浩然立了传,编在《唐才子传》的第二卷。近人陈贻焮曾对孟浩然的事迹作过考订。现在,我们就依据前人的材料,参考近人的考订,对照孟浩然的诗作,叙述并简略评说孟浩然的生平。

孟浩然出身在一个小庄园地主的家庭,虽不甚富有,但衣食无虞,从他的诗文作品看,他不必像陶渊明那样有时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在盛唐那样的所谓“治平”之世,他可以在田园中过着较为优游清闲的隐居生活。

孟浩然住在襄阳的什么地方呢?《旧唐书·文苑传》说:“孟浩然,隐鹿门山,以诗自适。”《新唐书·



孟浩然像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

艺文传》也说他“隐鹿门山”，孟浩然的诗中有《夜归鹿门歌》一首，可见他在鹿门山确有居所。孟浩然隐居的鹿门山，在襄阳县东南，汉水的东岸，在荆襄一带也是个小有名气的地方。鹿门山所以有名，是因为在东汉末年天下骚动的时候，这里出了有名的隐士，在这个有名的隐士周围，集合了几个历史上著名的人物。这个隐士就是庞公，又称庞德公，是庞统的叔父，见天下大乱，甘于山林田园的生活，道德高尚，《校补襄阳耆旧记》称：“庞德公，襄阳人，居岷山之南，未尝入城府，至老不入襄阳城。躬耕田里，夫妻相待如宾，休息则正中端坐，琴书自娱，睹其貌者肃如也……诸葛亮孔明每至公家，独拜公于床下，公殊令止。司马德操尝造公，值公涉沔水祀先人墓，德操径入堂上，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其妻子皆罗列拜于堂下。须臾，德公还，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后遂携妻子登鹿门山，托言采药，因不知所往。”一个能得诸葛亮和司马徽敬重的隐士，其人品、节操、才能、气概肯定有大过人之处，决不是泛泛之辈。鹿门山因他而著名，正是人使山名，山因人显。孟浩然隐于鹿门山，可真是选了个好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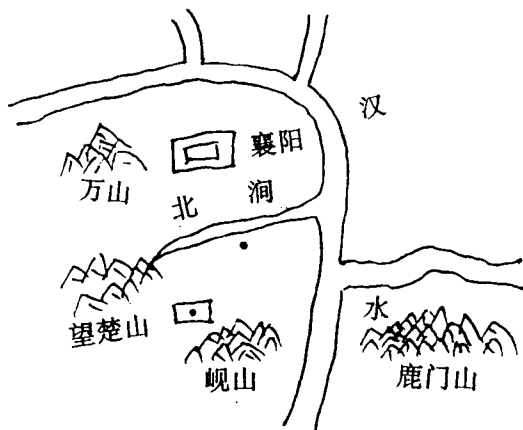
但孟浩然经常居住的地方似乎不在鹿门山，他在襄阳城南不远的地方，另有一处庄园。这个庄园就是叫做涧南园的地方。据孟浩然诗中的描述，这个涧南园北面不远有一条涧水，叫做北涧，是一条可以泛行小船的溪涧，因此庄园才称涧南

园。庄园附近过去是冶铸军器的旧址，故又称冶城南园，简称南园。

襄阳是个极富山水形胜又有深厚人文积淀的地方。涧南园南边不远，就是有名的岘(xiàn)山。西晋时，先是羊祜以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守襄阳，羊祜乐山好水，每风景稍好之时，必登岘山，“置酒歌咏，终日不倦”，羊祜卒后，百姓纪念他，为他在岘山上立了碑，望其碑者，无不堕泪，杜预名之曰“堕泪碑”。杜预接替羊祜镇守襄阳，常叹百年后必定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于是就刻石为二个石碑，一沉于万山下的深潭中，一立于岘山之上。岘山就这样出了名。除岘山外，岘山旁边有东汉时习郁所凿的习家池，也是一处名胜。西晋时，山简镇守襄阳，经常到习家池游赏，每至必置酒醉饮而归，称习家池为自己的高阳池。看到他放逸的样子，襄阳小儿为他作了歌，说他“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此外，襄阳的西南有望楚山，西面有万山，也都是山水风景秀美的地方。孟浩然在山水秀丽而人文气氛浓厚的环境中，过着优游安闲的日子，在《涧南园即事贻皎上人》诗中，这样描述他的庄园和生活：“敝庐在郭外，素业惟田园。左右林野旷，不闻城市喧。钓竿垂北涧，樵唱入南轩。”这应该是对涧南园的环境和自己生活的真实写照。

孟浩然四十左右岁的时候，“慈亲”尚在，他与弟辈在家乡读书侍亲，经常到附近的山水游玩，所以他诗集中描写南园和郊游的诗很多。除此之

外,他在家乡还为乡邻们排纷解难,同时为应试入仕做着积极的准备。这个时候,他的五言诗已经写得很好了。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中说他:“骨貌淑清,风神散朗。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学不为儒,务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独妙。五言诗天下称其尽美矣。”《新唐书·本传》说:“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郡斋读书志》说他:“工为五言诗。”那时,孟浩然在襄阳和在文人圈子里,已经小有名气了。



涧南园,鹿门山示意图据陈貽焮《唐诗论丛·涧南园鹿门山示意图》所绘,略有调整。·为涧南园,□为习家池。

旧时代的读书人,可能因为种种原因终生都不曾做过官,但由于他们受到的教育,他们内心里都有求仕的意愿,并且实际上也都有过求仕的努力。孟浩然在这个问题上也未能例外。四十岁以前,孟浩然在家乡侍亲读书,为求仕做着准备(此点下文将作具体分析),四十岁这年,他离开了家乡,到京城长安去应科举考试。这一年,恰好是开元十六年(728)。孟浩然离家赴京是在这年的冬天将近岁暮的时候,他在诗中说:“迢递秦京道,苍茫岁暮天”,就说的是离家赴京情况。

唐时礼部试进士,例于正月举行,因此孟浩然在开元十七年的新年之前,就已经到了长安。唐代考进士,是相当难考的,每次开科,参加考试的人可达千人以上,有时竟达到两三千人,而录取的仅止数十,可见考进士的艰难程度了。但孟浩然似乎对于考进士感到颇有把握,他在诗中说:“草迎金埒马,花伴玉楼人。鸿渐看无数,莺歌听欲频。何当桂枝擢,归及柳条新。”(《长安早春》)诗中描述了长安早春草青花放,雁来莺歌的景象,觉得自己定能蟾宫折桂,归家的时候还能赶上柳条发出新枝呢!孟浩然胸有成竹。但世事难料。词章颇工,又以五言诗颇为人知的孟浩然没有中进士,他落第了。这对满腔求仕热忱的孟浩然实在是个不小的打击。

但孟浩然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消沉,他还怀着些希望。所以,落第以后的孟浩然并没有立即返

家,而是在长安作了较长时间的停留。在停留的时间里,孟浩然与许多当时的文士、诗人交结,作文会赋歌诗。这些文士诗人,据《唐才子传》所载,包括当时任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的张九龄,当时在长安而不知任何官、也许未任官的王维,河东裴朐,范阳卢僎,河东裴摠、郑倩之等等。就中,孟与卢僎是旧相识,数年以前,卢僎同孟浩然在岷山上为韩思复立了一块德政碑。同时,孟浩然在此期间相识了盛唐另一大诗人王昌龄,当时王昌龄正做秘书省校书郎。

孟浩然与长安的文人学士交往赋诗,并不是消闲取乐,而有着明确的目的,他有一首诗,题为《题长安主人壁》,就具体地透露了这个目的,简括地说,他是企图通过这种活动引起人们的注意,以获得荐举(关于这个情况,下文要加以论说,此处不举诗句亦不多作分析)。但孟浩然时运不济,他的活动未有任何结果,这使他感到无比的落寞和无奈。开元十七年秋天,关中霖雨,孟浩然的怀乡之思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冒了出来,他给袁左丞和贺侍郎写了一首诗,诗中总结了自己失败的原因是“亦为权势沉”,倾诉了自己深沉的愁怀,表示了对前途的看法,说自己要归隐山林了(此诗题《秦中苦雨思归赠袁左丞贺侍郎》,后边要分析,从略)。于是,在开元十七年的冬天,孟浩然起程返家了。在起程之前,他给“故人”王维写了一首诗,题为《留别王维》,诗中说自己在长安的活动是“朝朝空自归”,没有收

获，当权者不予假借，知音也很少，只好归家去了；值得一提的是，王维给孟浩然答了一首诗，诗是这样的：“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长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送孟六归襄阳》）诗劝孟浩然回故园去，一生都不要再像司马相如那样献什么《子虚》赋了。王维对孟浩然的“献赋”很不以为然。孟浩然一看，连故人都这么说，只好打道回府吧！于是他唱着“北阙休上书，南山归弊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岁暮归南山》）的哀伤之歌，离开了长安，走上了“归旧庐”的路。

孟浩然返家，走的是由长安向洛阳、转南阳、奔襄阳这条当时是很热闹的大道。刚出潼关，他给王昌龄写了一首诗，诗中说自己“关外惜离群”，对于离开朋友有深沉的惋惜；又说“永怀蓬阁友，寂寞滞扬云”（《初出关旅亭夜坐怀王大校书》），说自己只是长怀为校书郎的王昌龄，惋惜他像扬雄（字子云）一样寂寞而沉滞。看来，孟浩然对王昌龄倒是一往情深的。行至南阳，遇雪受阻，此时渐近家乡，孟浩然颇有愧赧之意，他在诗中说：“我行滞宛许，日夕望京洛……少年弄文墨，属意在章句。十上耻还家，徘徊守归路。”“日夕望京洛”，是说对在京师求仕的经历不能忘怀；“十上耻还家”，是用战国苏秦说秦王，说十上而不行，归家而有愧色的典故，说自己考进上不中，献赋不成，像苏秦一样有愧色。语气虽然平和，但内心的愤激和悲伤是极

为深沉的。数十年勤苦,对考进士和献赋求仕充满信心,结果却毫无所获,这对孟浩然的打击是很为沉重的。但无论如何,家总是得回的。终于在开元十八年的正、二月间,孟浩然回到了襄阳的家中。

孟浩然归家不久,就再次入洛,并且很快就由洛之越,开始了长达数年的羁游。隋唐时,由洛阳入吴越,多循汴水,入淮,经邗沟入江南河,然后到杭州,由杭州到越中的山水名胜之地游赏。孟浩然就正是沿着这一条路线,乘船来到越中的,一路上他留下了不少诗篇。

越中的山水是秀丽的,自东晋以来,由于中原动乱,士族南迁,东晋小朝廷安于江南一隅,士大夫们不思恢复,反倒纵情山水,以他们特有的风度在明丽山水间留下了不少逸事趣闻,这增加了越中明丽山水的人文内涵。明丽的山水和人文内涵相得益彰,使之更具有吸引人的魅力。但是,孟浩然远从襄阳这个大都会,跑到边裔的越中,而且一呆就是三年多,仅仅是因为越中山水特别有魅力吗?他在越中并没有什么亲属,以前也没有什么至好的朋友,仅在到越中以后才遇到了被贬为乐城县尉的张子容,他在越中走来走去,就仅仅是观赏明丽的山水吗?不是的,这不可能。为什么如此说呢?因为,在孟浩然的心目中,襄阳的山水才是最美的,他说:“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登望楚山最高顶》)从人文内涵来说,襄阳有羊祜、杜

预、山简这些名人留下的众多遗迹，远的还有庞德公、汉阴丈人令人神往的故事，再远还有郑交甫遇神女于汉滨的传说，襄阳的人文景观不但不比越中少，而且更丰富，孟浩然何以要远离故园，跑到遥远的越中，在走来走去的不安定中度过漫长的三年多时光？这个问题值得探讨。

上文已经说过，孟浩然在写给朋友的诗中，说自己考进士不中是“亦为权势沉”，显然他是得罪了当时能影响他命运的人物，对此，孟浩然是不能不有想法的，不过，得罪的是谁，因什么而得罪，现在难知其详了。从他后来的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他的事可能闹到皇帝那里去了，他曾在诗中说：“朝乘汴河流，夕次谯县界。幸值西风吹，得与故人会。君学梅福隐，余随伯鸾迈。别后能相思，浮云在吴会。”（《适越留别谯县张主簿申屠少府》）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余随伯鸾迈”这句。伯鸾，东汉隐士梁鸿的字。据《后汉书·逸民传》上说，梁鸿家扶风平陵，贫而守节，曾作了《五噫歌》，讥刺朝政，汉章帝“闻而非之”，求鸿，梁鸿乃变易姓名，与妻孟光居齐鲁之间，有顷，又适吴，依大家皋伯通，居虎下，为人舂作。孟浩然是不是也作了什么诗，像梁鸿一样讥刺朝政了呢？以至弄得有家不能归，只好在外漂泊避祸呢？大概是。正因如此，所以他在另一首诗中说：“枳棘君尚栖，匏瓜吾岂系？念离当夏首，漂泊指炎裔。江海非堕游，田园失归计。”（《将适天台留别临安李主簿》）孟浩然告诉人们，

他不是耽于江海之游，不是仅仅为了登山临水，而是有家归不得，所以才在夏天而漂泊，竟然要到“炎裔”之地去。“田园失归计”和“余随伯鸾迈”的告白，证明了孟浩然长期在越中一带漫游，不是有什么山水之兴，而是避祸远离家乡。

为了避祸，孟浩然在越中走来走去。他到过杭州观潮，又到过天台山，到了富春江，观看了严子陵的钓台遗迹，他到过会稽，观览了剡溪和镜湖，他浮过海，在乐城与同乡好友张子容相会。一路上，他确实饱览了明山秀水，写下了不少清新自然的山水诗，同时也结交了很多朋友。

约在开元二十一年(733)春，孟浩然的故友乐城尉张子容奉调到京，孟浩然也从越中回襄阳去了。他在《永嘉别张子容》诗中说：“旧园余归楚，新年子北征。挂帆愁海路，分手恋朋情。”这次回乡的路程怎样走的，不太清楚。这年的五月，他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到了久别的故土。对此，他在《归至郢中作》中说：“远游经海峤，返棹归山阿。日夕见乔木，乡园在伐柯。愁随江路尽，喜入郢门多。左右看桑木，依然即非他。”看，孟浩然是多么高兴，他回到家乡就愁尽而喜来，故乡的桑木依然，令他感到多么亲切而激动！由此亦可知，他在外漫游三年实在是身不由己啊。

几年的漫游，祸是躲过去了，仕进之望也大消了，孟浩然就只好在家过上了隐士的生活。但这段时间不长，他似乎又有了跃跃欲试的心思。这

起因在于故友张九龄的被起用。

开元二十一年(733)十二月,张九龄起复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翌年正月,自韶州至东都洛阳见玄宗。此时,孟浩然心中又燃起了入仕的热情。他的朋友丁凤入京应举,孟浩然作了诗送他并呈张九龄,诗中说“故人今在位,歧路莫迟回”,鼓励丁凤认真应举;同时,他在诗中又说“惜无金张援,十上空归来;弃置乡园老,翻飞羽翼摧”(送丁大风进士赴举呈张九龄)),前两句说自己应举因无有力者的援助而失败,后两句说现在自己只好被弃置在乡园,奋飞的羽翼被摧折了。诗中隐含着对“故人”张九龄的期待。同时,孟浩然又作了《书怀贻京邑故人》诗,诗中追述了自己前半生的生活和思想,说自己是邹鲁大儒孟子之后,家门世重儒风,自己昼夜自强,词赋颇工,可惜命运不济,怀才不遇,现在是亲老家贫,接着说“执鞭慕夫子,捧檄怀毛公。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当途诉知己,投刺非求蒙。秦楚邈离异,翻飞何日同?”这几句用了孔子在穷困中愿为“执鞭之士”;东汉毛义因母老捧檄而喜;王吉在位,贡禹有弹冠之庆三个典故,表达了求取富贵的急切。最后二句是问,秦地(长安在旧秦地)和楚地(襄阳旧为楚地)相去邈远,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振羽翼而翩翩高飞呢?不过,孟浩然暂时还未能得到机会。他的诗只是表明他在张九龄入朝执政初期又死灰复燃了的人仕热情。

《新唐书·艺文传》载，开元二十三年（735）前后，孟浩然曾有一次被荐的机会，被他放弃了：“采访使韩朝宗约浩然偕至京师，欲荐诸朝。会故人至，剧饮欢甚。或曰：‘君与韩公有期。’浩然叱曰：‘业已饮，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辞行，浩然不悔也。”或据此说孟浩然曾有第二次入长安之举，或有据此说浩然重友情而轻功名。笔者认为，事虽写在正史里，但令人怀疑。孟浩然因张九龄在位而有弹冠之想，韩朝宗欲荐孟时，正张九龄执政之时，对孟浩然来说，时机再好没有，何以因“故人至”就轻易放弃了渴求而难得的机遇呢？此其一。韩朝宗的父亲韩思复，开元初曾为襄州刺史，去职以后，故吏卢僎同孟浩然为他在岷山上立了德政碑。孟浩然与韩朝宗是有交往的故旧。后韩朝宗开元二十四年（736）被贬，孟浩然还作诗送他，这不像是有隔阂的样子。由上可知，说孟浩然可能被韩朝宗带到京师，因饮酒而不赴韩朝宗之约，不可信。有人怀疑，是不是因为孟浩然前已示意张九龄，未得征辟而心有不满，所以就不应荐了，因为张其时执政，此说也不圆满。张九龄刚当宰相，荐人需要时日，孟浩然应该明白；况且张九龄不征辟，韩朝宗之荐正是机会，何必放弃？而且从不久以后，孟浩然应张九龄之辟，为张的幕客来看，孟对张并无什么不满。因此说，如果韩朝宗确实想荐孟浩然的话，孟不赴定是别有重要因由，而不是饮酒。依笔者的想法，孟浩然并未二次入京，他不

入京也不是因与故人饮酒。

开元二十五年(737),张九龄被贬出朝,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这年的夏秋之际,孟浩然应张九龄之聘,入为幕宾。孟浩然七八年以前,就在长安结识了张九龄,后来张九龄入朝为相,他很为高兴,现在张九龄为荆州长史,辟征他为幕宾,他当然是很高兴的,况且幕宾中还有故识诗人裴迪。因此这一时期内他感到较为顺畅,甚至有了经济当世的想法,在《陪张丞相自松滋江东泊渚宫》诗中,他说:“放溜下松滋,登舟命楫师。宁忘经济日,不惮沍寒时。”在《和张丞相春朝对雪》诗中说:“迎气当春至,承恩喜雪来。润从河汉下,花逼艳阳开。不睹丰年瑞,焉知燮理才。撒盐如可拟,愿糝和羹梅。”前一诗明确说不能忘了经济,因此不惧怕严寒,这既是说张九龄,也包括诗人自己;后一诗称颂张九龄是燮理天下的大才,而将雪比作盐,隐喻张九龄,表示希望他作和羹的盐梅。我们可见孟浩然对政治是多么关心。和羹,用的是殷高宗称傅说(读如悦)的典故,《尚书·说命下》载殷高宗对傅说说:“来,汝说。……若作酒醴,尔惟曲蘖;若作和羹,尔惟盐梅。”糝,以米和羹谓糝。但是,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入幕生活以后,孟浩然似乎有些厌倦了,这年的岁暮,忽起乡思,他向朋友说即使纵禽之乐也解不了乡思:“从禽非吾乐,不好云梦田。岁晏临城望,只令乡思悬。”(《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同时,他委婉地向张九

龄作了表示,说:“共理分荆国,招贤愧楚材。始慰蝉鸣柳,俄看雪间梅。四时年签尽,千里客程催。”终于,孟浩然在开元二十六(738)年的春夏之际,离开了张九龄的幕府,又回到了襄阳的家园中。

从开元二十六年回乡,直至开元二十八年(740)孟浩然去世,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住在家里。这期间,他与著名诗人王昌龄有较密切的交游。后来王昌龄远窜岭南,孟浩然作诗送他,说是“数年同笔砚,兹夕异衾裯”(《送王昌龄之岭南》),可证。

王昌龄,《新唐书·艺文传》说是江宁人;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亦说是江宁人;辛文房《唐才子传》说是太原人;清编《全唐诗》说是京兆人。据今人陈贻焮的考订,以作江宁人为是。王昌龄开元十五年(727)进士及第,曾为秘书省校书郎,孟浩然开元十六、十七年间在长安与之相识;王昌龄后又中开元二十二年博学宏词科,调汜水县尉,后来就到襄阳一带任职,孟浩然从吴越避祸漫游回来以后,就与他相见,有《与王昌龄宴王道士房》诗。后孟浩然到张九龄幕中任职,不久归还,王昌龄还未离襄阳,两人相交甚欢。

王士源《孟浩然集序》说:“开元二十八年,王昌龄游襄阳。时孟浩然疾疹发背,且愈;相得欢甚,浪情宴谑,食鲜疾动,终于治城南园。”看来孟浩然确实是个内心滚热的人,他可以因朋友的来到而不顾个人疾痛,他的暴卒不是没有缘故的。